

扁頭茂的水菓刀

短篇小說第三名 黃崇雄



黃崇雄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六日生
台灣省人
台中師專畢業
現職 /
佳里國中教師
作品 /
一隻鳥 (短篇小說集)

我沒去玩開戰，抓金龜子，鬥蟋蟀，畢業後一直躲在家裏傷心流淚。憑我李阿冬小學六年每學年的學業成績都是第一名，畢業典禮時，縣長獎竟落在福衫仔身上，我怎能不傷心？我怎能不流淚！

想起畢業典禮頒獎那天，福衫仔得意洋洋的神情，不可一世的威風，而我是傷心是哭泣。唉！忘不了這件事，它永遠在我心坎裏畫下一道深深的傷痕。我恨，恨我們土崗村的小流氓黑肚森，恨！恨黑肚森的弟弟福衫仔，福衫仔那種人竟得了縣長獎，啊！老天真是無眼。

「阿冬，阿冬出來呀！我們去抓大頭黑龍，我們去抓大頭赤羌。」

是猴子發的叫聲，娘不讓我去田園抓蟋蟀，娘怕我被毒蛇咬。猴子發這些日子來一直徘徊我家房屋前後，他一直吹口哨示意我出來。悶了幾天，聽說去抓大頭黑龍，大頭赤羌，我心動了。

趁娘拿著豬母菜去豬欄邊餵豬時，我溜出大門。

藍天明淨高爽，白雲悠閒漫遊，噢！好天氣，好美的天空，我深深吸了一口氣。

猴子發挽著我的臂兒跑，我們跑得急跑得快，跳過一條小水圳，來到一片空曠的田園。

甘蔗田紫色的喇叭花風吹得頻頻點頭。

甘蔗田白色的甘蔗花風吹得婆娑起舞。

翠綠的西瓜園裏，蟋蟀競啼聲吸住我們，步上西瓜園，西瓜園裏高高矗立著很多長桿。一根作平衡用拴在橫梁上的竹桿，一端繫著一隻水桶，一端繫著一個大石頭，一顆一顆青綠碩大的西瓜滾在地上。還記得那年美國飛機上的機關槍不停地在我們土崗村西瓜園低空俯衝掃射，大概錯把灌水用的長桿吊桶看成高射砲，把大西瓜看成士兵們頭上的綠鋼盔。現在戰爭結束了好幾年，二叔公仍是常常談這件事。

一朵朵小黃花在風中搖曳，沿著啼聲處，我們躡著足尖，屏住氣息。

一隻又一隻，是赤羌，是黑龍，不多久，大小蟋蟀塞滿鉛筆盒。走出西瓜園，太陽在我們頭頂上又圓又高的，陽光像炭火一樣燒著大地，滿身汗珠不停流滾。我執意要回家，猴子嫌抓來的黑龍、赤羌太小，不夠格和福衫那隻大黑龍相鬥。

「阿冬，我們去墓仔埔抓大頭黑龍，去抓大頭赤羌才能鬥垮福衫那隻大黑龍。」

多日沒出門，不知門外事，猴子告訴我，他那隻從乾牛屎堆裏抓來揚威多日的赤羌被福衫那隻從蛇洞引出的大黑龍咬死了。

福衫仔！福衫仔！討厭的福衫仔。聽福衫仔的黑龍耀武揚威，我真是滿肚子火。

福衫仔！福衫仔！小學六年陰魂不散纏著我，欺負我，罵我是沒有爸爸的孩子。雨天，我穿上阿爸上田裏灌水所穿的大雨鞋，走在滿是泥濘的土路劈拍劈時，福衫仔笑我是一隻老鴨母。那天，那天也是個下雨天。

那天老師不在教室。窗外幾朵蓮花似的烏雲飛來飛去，教室光線漸漸暗下來，黑板上的白字已模糊不清。

「阿冬，草笠放在這裏。」

娘戴著一頂草笠，穿著毛毛的棕蓑，在走廊下高聲喊叫，我聽了娘的叫喊聲馬上低下頭，娘以為我沒聽著又連連呼喚幾聲。

「阿冬，阿冬你聽見無？草笠不要忘記戴回家。」
我只當沒聽到，眼光注在書本上，福衫仔嗤地笑出聲來。

「喂！大野菘，你娘叫你呀！」

幾個跟福衫仔同一鼻孔出氣的，班上吊郎當的一齊笑出聲來，我覺得臉頰紅紅的。

張望窗外，天空像漆了黑油漆一樣，一會兒，雷電交加，雨，浙歷浙歷落下來。福衫仔那個小流氓哥哥黑肚森來了，他帶來一支油紙傘放在走廊下，我聽到黑肚森吹著口哨嗶嗶叫，示意福衫仔他帶來了雨傘。

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雨天時我們大都以草笠做遮雨的工具。上了六年級，有的換了雨衣，有的換了雨傘，我們六年甲班升學班只剩下我一頂大草笠，福衫仔常揶揄我是朵大野菘。

放學了，福衫仔第一跑到走廊下，他打開那支柿色的油紙傘，油紙傘開起來像一盞古油燈一樣，很多人圍在他身邊了。

「噢！好美的油紙傘！」

「福衫仔，是那裏買的？」

「福衫仔，多少錢買來的？」

圍觀的同學問著。

「這是美濃的特產，我阿姊從美濃買回來的，本地方有錢也買不到。」

福衫仔打開那支亮麗的油紙傘向大家炫耀著。

雨浙歷浙歷落著，我戴著大草笠走在泥濘窟窿的工路。風吹雨打來，伸手拉緊草笠，一路默默地走，福衫仔一直在我後面面嘀咕著。

「美濃油紙傘，名聲響台灣，喂！李阿冬，看你人小，戴著大草笠就像蒼蠅扛龍眼殼。」我邊走邊思索，什麼叫做蒼蠅扛龍眼殼，我終於想通了，福衫仔是笑我人小戴大草笠不勻稱的意思。

我眼眶滾出淚珠來，我埋怨娘，為什麼老是要我穿阿爸的大雨鞋讓福衫仔笑我老鴨母，戴阿爸的大草笠讓他笑我是大野菘，揶揄我是蒼蠅扛龍眼殼。福衫仔！福衫仔你是什麼東西！每次考試我都是第一，你第二，告訴你！永遠沒有你第一的一天，你是什麼東西竟笑我是蒼蠅。我想起了阿爸，我沒有阿爸福衫仔才敢這樣欺負我，阿爸！阿爸你在何方？娘說，大家都說阿爸不會回來了，阿爸死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二叔公說阿爸三歲就做了家長，而我，從我入小學一年級拿著戶口名簿去報到時，戶口名薄的家長欄便是我

李阿冬三字。唉！老天對我們李家實在太不公平。

那年我大概是六歲吧！一天，父親接到日本仔徵召的紅單，娘哭得很傷心，淚水不停流。娘拿著一條白布巾，牽著我走遍整個土崗村，請每戶人家的女人在白布巾刺綉紅線，一人綉一針，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用意，娘說是留給父親做紀念用的，二孀婆說那是「千人針」。

阿爸當兵那天，娘一再叮嚀阿爸要好好收藏「千人針」，二叔公為阿爸披上一條寫有「名譽出征」的紅帶，二孀婆忙著為阿爸扎上「武運長久」的頭巾。

阿爸抱著我走在歡送的人群中，娘、二叔公、二孀婆、親族們跟隨前後左右。從來我沒看過阿爸掉眼淚，那天，阿爸淚水不停流，至今阿爸的影像在我記憶中漸漸模糊，我永遠忘不了阿爸出征時，眼淚不停流，一手抱著我一手不停撫摸我頭髮的情景。

那年日本人回他們的家去，阿爸卻沒有回到他的家。

是隔壁生還的庚甲叔帶回阿爸的骨灰，娘搥胸泣血哭著。過年大掃除我在阿公的神位下發現一束頭髮，娘木然地握住那束黑髮淚珠滾不停。至今每天晚上，娘總是哼著：思念我君坐在窗，東邊月亮紅，春風吹著我一人，未得照希望，離開這久的台灣，沒想咱鄉村，我君是誰的打算，那會去這遠。唱著，唱著而後是娘一陣一陣的飲泣聲。

阿爸！看到嗎？福衫仔又欺負我了。一陣大風吹來，吹走了頭頂上的大草笠，我沒去撿那頂草笠，我飛奔著，雨水淚水爬滿臉上。

「走，猴子，我們去找大頭黑龍，大頭赤羌，我們不能輸給福衫仔，我們要反攻。」

我們走得急，走得快，一下子來到西山下的墓仔埔。西山上荒塚累累，林投樹陰森森，縮芒花隨風飛舞，一堆堆白骨死人頭暴露棺材外，令人不寒而慄。啼啼啼啼。

「噓！噓！」

猴子食指比畫嘴尖伸得直直的，要我不作聲。猴子在前我在後，躡著足尖走在墓仔埔的草地上，尋找蟋蟀聲處，我想那一定是勇敢善戰，誓死如歸的大頭黑龍、大頭赤羌了。

「猴子！猴子！」

我和猴子嚇了一跳，不約而同地停住脚步，抬頭一看是扁頭茂。扁頭茂在墓仔埔放牛，那隻牛悠閒地啃著草，偶而抬頭叫幾聲。

扁頭茂笑容滿面，笑得露出了鰓肉。

「猴子，阿冬。來！一人一隻，這是我費了一番工夫才從墓穴抓來的。」

說著，扁頭茂從頭頂上的草笠裏抓出兩隻大蟋蟀，望著扁頭茂手上的一隻黑龍，一隻赤羌，我和猴子愣住了。呀！從沒看過這樣大的蟋蟀。

我和猴子高興得手舞足蹈，扁頭茂更是得意的笑。

「嘿！這兩隻是從墓穴抓來吸過靈氣的，一定是第一、第二勇的，一定可以稱霸土崗村，鬥敗福衫仔那隻大黑龍。」

扁頭茂又從口袋摸出兩個大芭樂。

「一人一個，是白心的，酸酸甜甜的，少子的，我捨不得吃，留給你們的。」

蟋蟀在墓仔埔啼不停，白色的縮芒花隨風彎腰起伏。接過扁頭茂手中的大芭樂，扁頭掏出那把多日來都插在褲腰上的白亮水菓刀，他將大拇指按在刀鋒上，似告知我們水菓刀的銳利，而後是一陣嚶笑聲，那把水菓刀不停揮砍縮芒花，無數的縮芒花飛散在天空，一枝一枝修長的枝幹倒滿地。

一隻大蟾蜍從我腳邊跳過，扁頭茂拿著水菓刀刺向跳動的蟾蜍，正好刺在腿上。我顫抖不已時，扁頭茂俯身抓住大蟾蜍的後腿尖兒，拔出插在腿上的水菓刀，血從腿上滲出來。

「看啦！看啦！看我表演殺蟾蜍的功夫！」

扁頭茂一手掐住蟾蜍的半腰，一手握住那把亮利的水菓刀又叫喊一聲，

「注意看啦！」

那隻大蟾蜍圍在金線圈的眼睛睜得大滾圓，扁頭茂揮刀一砍，蟾蜍的一雙前腿在空中攪動幾下，後腿急促伸展，一陣痙攣，一雙後腿挺得向兩枝棍子一樣，血從頭部噴出，一顆頭掉落草地上。

我看得心驚膽跳，猴子發臉色泛青泛白。

啊！這血淋淋的一幕，我印象中是那麼深刻，好像在那裏見過。不，我沒見過，我是聽二叔公說的，二叔公說日本仔殺阿公不也是這樣嗎？

我和猴子發嚇得掉頭跑，跑了一段路回頭一看，扁頭茂仍是握着那把刀子嚶笑著。

午飯後猴子來來了。

「阿冬，到我家刺竹林下，福衫仔又來挑戰了。」

猴子說完就走，我只帶著那隻放在火柴盒裏的大頭赤羌。來到刺竹林下，大夥兒玩得興高采烈，我看到二叔公也坐在堅韌的凹型竹子上。那是以粗厚的木塊控板模套在竹筍上用來作牛軋的，竹子已鑽出凹槽長得又高又大。二叔公最疼愛我，但這幾天看到我就吹鬍瞪眼的，我蹲在猴子身後，不敢正視二叔公。

阿英也憨憨站在一旁觀戰，這幾天我們土崗村最熱門的新聞就是阿英大肚子的事。看見阿英大腹便便站在那

兒，我一顆心開始難過起來。想起那天——忽然，福衫仔伸手從阿英頭上抓了一綵髮毛，阿英嘟嚷著，二叔公罵著福衫仔。

福衫仔不理阿英的嚷叫，也不理二叔公的咒罵，他從火柴盒裡抓出那隻稱霸的大黑龍，一根髮毛吊在牠的腿上，手中抓緊髮毛不停搖擺，大黑龍展開雙翅飛舞著。

醉！醉！醉！

他邊搖邊喊把大黑龍放在土坑。

林明宏的小黑龍已稱霸很久，鬥敗阿南的小赤羌後又叫出清脆的啼聲，當福衫仔的大黑龍進入土坑張開大牙，小黑龍迎上鬥了一次牙後就逃走了。

猴子的大頭黑龍已吊在髮毛飛舞準備和福衫仔廝殺了，盯著大頭黑龍，我多麼希望牠大顯身手一下子就鬥敗大黑龍。

啼啼啼！福衫仔的大黑龍發出勝利的啼叫聲，來回兜轉整個土坑，那雙翅膀張得高高的，牠到處挑釁了。

猴子的大頭黑龍放進土坑，竟悠悠停住不前，福衫仔的大黑龍邊啼邊衝到大頭黑龍前，牠張開像大籍子的利牙，猴子的大頭黑龍竟不戰畏縮掉頭跑。

唉！真洩氣！扁頭茂不是說從墓穴抓來是吸取靈氣的，那一定是勇敢善戰的，怎麼竟如此不爭氣！

啼啼啼，又是福衫仔大黑龍耀武揚威的叫聲，福衫仔得意笑說。

「嘿！嘿！打盡天下無敵手，大黑龍，天下第一勇！」

猴子沮喪注視被趕出土坑外的大頭黑龍說：

「阿冬，快抓出大頭赤羌來。」

福衫仔嘲笑說：

「大頭愁，不會鬥牙有屁用！」

從火柴盒裏小心抓出大頭赤羌，從地上撿來剛才福衫仔掉落的一根髮毛，髮毛吊在赤羌腿上，我猛烈上下搖動幾次，將豬肝色的大頭赤羌放進土坑，牠馬上張開有如虎頭箝的利牙低頭俯身撲向稱霸啼叫的大黑龍。這時大黑龍不甘示弱也張開大牙迎擊而來，只見大頭赤羌大利牙用力一挑，大黑龍往後退一步又向前張牙，大頭赤羌低頭俯身用力一挑，大黑龍翻身栽了個大斛斗掉頭跑了。

啼啼啼！大赤羌在土坑發出響亮渾厚有力勝利的叫聲，我和猴子站起又拍手又腳跳。

「嘿！嘿！福衫仔，從來都是我第一的，我的大頭赤羌才是天下第一勇的。」

我高興跳叫時，福衫仔竟伸出大拇指迅速往大赤羌身上一捺，大赤羌頭破腸流蜷縮在土坑裏了。

我楞了一下，對於福衫仔這個近乎獸性的野小子，這種殘忍不講理的行爲我憤怒極了，猶記得那天他還拿刀

子把我的獎狀分割四份。

那天，老師站在講台上，嘴巴像機關槍的掃射。

下課鈴響，老師只准我下課，其他班上的同學一個個接受棍子的考驗。

我躲在椰子樹下聽著劈剝劈剝棍子打屁股的響聲，我慶幸著自己，我感到驕傲、神氣。

早上升旗典禮，當校長叫我名字時，我高聲喊：有。雙手提起夾在肋骨，昂起頭，兩眼平視，端端莊莊的跑到升旗台前，立正向校長行了一鞠躬，向前跨三步，雙手高高舉在頭頂上，接著六年級第二段考第一名的獎狀。然後倒退三步，立正後捧著獎狀的高舉雙手才慢慢放下，獎狀小心貼緊大腿，又向校長一鞠躬，才向後轉昂頭平視跑回操場班級列隊處。

老師走向辦公室。我回到教室後，拿出那張夾在圖解算術的獎狀得意的看了又看，當我抬起頭來幾隻異樣的眼光盯著我。

福衫仔走到我身邊，鼻孔不停哼著氣道：

「沒什麼可揚威的，是紙做的，硬硬的，不能吃，又不能擦屁股。」

啊！福衫仔真沒風度，你又不是沒領過獎狀，只是這一月考你沒有，竟說這種話。

「福衫仔，叫阿冬把獎狀拿出來，讓我撕掉它。」

大頭裕在一旁說。

「對撕掉它，今天我們全班被挨打都是阿冬惹的禍，撕掉它才能消我頭恨。」

林明宏平日一點老鼠膽也沒有，現在竟盛氣凌人說。

「你們不要吵，讓我作一個公平了斷，把阿冬的獎狀拿出來分成四份，一人一份。」

說時，福衫仔搶走我的獎狀，放在桌上，拿出刀片打個X。福衫仔、大頭裕、林明宏一人拿一份，剩下一份放在我桌上，我差點哭出來。當我看到剩下的一小塊，仍留著我的名字，寫著第一名，我才忍住哭聲。

望著死在土坑頭破腸流的大頭赤羌，我憤怒的幾乎發狂了，而福衫仔竟嘻皮笑臉，舉著捺死大頭赤羌的大拇指說：

「嘿！李阿冬，這才是天下第一勇的！」

我再也忍不住了，從地上撿起一塊石頭扔向他，我聽到他哎唷痛叫一聲抱頭跑了。我第一次反擊他，現在我不怕他有一個十八歲做流氓拿刀子殺人的哥哥黑肚森，我不停撿起石子密集扔向他，直到二叔公喝住我。

阿英的娘強拉阿英走了。

大家都罵福衫仔沒風度，猴子最高興，他說他也幫我扔他三個石子。大夥兒無興再鬥下去，收拾好蟋蟀約好明天再鬥。

二嬸婆急急來到刺竹林下對著二叔公說：

「快！快！是阿英大肚子的事，快去看金火仔審判黑肚森和跛脚亭仔，聽說兩個都被抓去了。」

二叔公和二嬸婆走了，猴子發催著我。

「阿冬，我們去，去看一場好戲。」

猴子挽著我的臂兒跑，跑在木麻黃的土路上，涼風吹在木麻黃樹梢，繡眼鳥吱喳唱清歌，我們往金火仔的大瓦厝走去。

大瓦厝的門口已站滿了人，人聲嘈雜得像瓦厝頂上的小麻雀，嘅嘅喳喳的，人群已將圍牆的大門堵住了。我和猴子發爬上圍牆，居高臨下坐在圍牆上，猴子發拿出早上扁頭茂給的大芭樂啃著。

村長金火仔坐在門口埋的一張太師椅上。阿英愁愁呆呆，頭髮蓬鬆得像一個大鳥巢，她挺著大肚子站在她阿爸和阿娘的身邊。這下子是對阿英問不出所以然來的，人人都知道土崗村的阿英愁得出名，講起話來結結巴巴不知她說什麼，況且她頭腦又不清楚，她一直瑟縮畏懼地拉著她阿娘的裙子。

跛脚亭仔和黑肚森被捆在廊下的兩根大石柱上。

村長金火仔走到石柱旁，手中握緊一根大藤條抽打跛脚亭的屁股。

「招來！招來！不是你跛脚仔做的就是黑肚森，全土崗村再找不出第三人會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金火仔脖子暴出青筋大聲叱喝。

「村長！村長！你——你手下留情，不——不是——不是我做的，一——一定——一定——是——是——黑肚做的——」

跛脚亭說到最後一字時，禁不住大聲哭起。

跛脚亭被列為嫌疑犯大概是活到五十多歲還是「羅漢腳」一個，他禿著頭，一張潤嘴已掉了兩顆大門牙，講起話來講了老半天，讓人聽不懂他說些什麼？去年曾經在甘蔗園要強暴守寡三十年的張嬌，張嬌沒被他欺負成，跛脚亭卻被村裏老大公判，罰他脫下褲子，以籐條抽打五十下屁股。跛脚亭被抽得屁股血漬斑斑，聽說一個月後還坐不下椅子來。

金火仔身軀高大，兩道濃眉突顯出一副令人震懾威嚴的臉相，二叔公說金火仔日據時代做保正。現在他做土崗村的村長，一大把年紀了，也許出了太多力氣，捩回頰然地倒在太師椅上喘著氣。

我看到二叔公也站在人群中，他是我們宗族最令人尊敬的長輩，他最恨金火仔了。二叔公今年六十九歲，人還硬朗，只是兩耳失聰。

二叔公說那一年我們土崗村反日本人，大家手拿竹棍，帶著月牙形的割刀，他和阿公被分派守路頭。後來兩人想念家中大小逃到山中躲了十幾日。一天，金火仔和日本人用喊話器放送，要大家出來，說沒事了。但下山後

就被送到大目降支廳，兩個一齊上了脚鏈。審問二叔公和阿公的是日本巡查捕，二叔公和阿公不承認反日本仔，常被他以一枝細繩纏得硬繃的笞刑鞭抽打得皮破血流。而後雙手反綁，高高吊在梁柱上在半空旋轉烤打，人昏過去又潑冷水，蘇醒後又放下審問。

二叔公常罵金火仔是走狗，二叔公說阿公和他都做糖的生意，金火仔也是，後來生意的競爭起衝突，兩家結冤不和，下山後又被抓去是金火仔向日警誣告的。

二叔公曾對我說，阿爸被徵召去新幾內亞也是金火仔出的主意，那年徵召的主要對象是有醫藥技術的，金火仔竟去壓役場說阿爸是醫藥行家，二叔公說阿爸曾在高雄一家醫院做過一個月的藥局生而已。

金火仔站起，緊繃著臉，橫眉豎眼走向另一根石柱旁吼著黑肚森，那根藤條在黑肚森的背脊抽打了。黑肚子痛哭叫。

「村長！村長！不是我黑肚子，我發誓，我發誓，是我黑肚子做的，就去——就去撞火車輪沒好死！」福衫仔一副苦瓜臉在人群中鵠立張望，他額上起了一個腫泡，大包應是剛才被石子扔中的。想起福衫仔欺負我的事，想起我小學六年的努力，竟因他兩兄弟的作孽，讓我失去最大榮譽的縣長獎，讓福衫仔撿了大便宜，現在看福衫仔額上的腫泡，聽黑肚森的惨叫，真是大快我心。

看猴子也是幸災樂禍的，他坐在圍牆上津津有味啃著扁頭茂給他的大芭樂。

芭樂！芭樂！都是芭樂惹的禍。

那天，小麻雀在芭樂樹上吱吱喳喳，鬢鬢的芭樂在風兒吹送中跟著短枝不住跳動，被小麻雀啄食過的，一半白色果肉暴露在陽光下。

猴子告訴我慈禧婆去市場，是偷襲好機會，打從芭樂樹開花到結子變青，到成熟變黃，猴子天天去巡視。我不敢去，我怕娘。

「阿冬，芭樂好吃，白心的，甜甜的。」猴子說。

猴子走後，想起白心的芭樂，我舉起袖口抹了直流的口水，跟著猴子身後走了。

我們站在天順叔的豬稠邊，猴子撿起一顆大石子用力丟向芭樂樹，猴子說這是投石問路，嘩啦——坐在一間敝舊瓦厝的憨叔公兩眼已失明，耳朵可靈，他側耳凝聽沙響聲。他沒拐到芭樂樹下，猴子說根據他以前偷芭樂的經驗，憨叔公三分鐘內沒拐來，就是沒起疑有人偷他的芭樂。

我們躡著足尖，沈著氣來到芭樂樹下。

芭樂樹主幹爬滿扭曲的苔蘚，我們好不容易爬向北邊的分枝，猴子在上我在下，我們兩脚使勁蹬在枝樑背倚樹幹，一邊摘來吃，一邊摘來放入口袋裏。芭樂樹不停地晃動，芭樂樹葉沙沙響，憨叔公大概聽到沙響聲，一拐一拐來到樹下，我屏住氣息，猴子趴在短枝分叉上，手一抖，軟軟短枝不停搖晃。憨叔公乾著喉嚨咳嗽幾下，木

拐在芭樂樹頭不停地敲，然後木拐插在半腰褲帶上，當我瞪大眼時，我實在不敢相信，憨叔公以八十高齡身子竟那樣矯捷，一下子吊上樹幹分叉處。

憨叔公蹲好姿勢在分叉處，抽出半腰上的木拐，木拐像落雨般密集的打在我背脊，我咬緊牙關強忍痛楚。

「講，講，你是誰？」

經不住木拐的考驗，我嗚嗚啼啼說：

「我——我是阿冬。」

正在此時，憨孀婆回來了，我和猴子被綁在樹頭，憨孀婆無情的棍子抽打我們的屁股，我和猴子呼天喚地痛哭哇哇叫。兩人不停地吶喊：

「擠出芭樂汁來！擠出芭樂汁來！」

我不該去偷芭樂，而偷芭樂的事已受到處罰了，福衫仔知道後竟說要去報告老師。我怕老師，我是全校的模範生，這件事讓同學知道一定會讓大家笑我是小偷，將是我最大的羞恥，我也會受老師的處罰，我和猴子再三哀求福衫仔，福衫仔執意要去報告。後來偷芭樂的事被黑肚森知道，黑肚森竟以此事威脅我們，強迫我們去有應公廟和他賭錢，一次又一次。我們不賭，黑肚森就說要去報告校長，報告老師。黑肚森玩撲克牌每次都偷換牌，輸家總是我們，贏家一定是他。我和猴子不但輸掉每天買冰棒、買牛奶糖的零用錢，後來更把我在班上代收的紅十字郵票錢十三元輸給了黑肚森。

黑肚森不停吶叫，金火仔一根藤條仍是不停抽打。

黑肚森今天被列為重要嫌疑犯也是活該，黑肚森年少不學好，我們土崗村要是誰家丟了大公雞大母雞，準是黑肚森的無疑。而黑肚森今天會被捉來抽打，擺脫不了案子的理由，大概是去年在網仔寮西瓜園的寮仔內強暴白癡女的事。至今，土崗人村說起黑肚森這個人，人人就憤憤的，恨不得去敲他的骨，吸他的髓似的。

「打！打！不他不實招，打！打死他！」

圍觀的人群熱滾滾的，像沸騰的水泡，喊的喊，叫的叫。

啊！那不是黑肚森，那是扁頭茂做的，那天我和猴子放牛在水圳岸上啃草，我們跑到田園岸上的苦苓樹上抓天牛，看到扁頭茂拉著褲子，匆忙從甘蔗園內竄出，我們又看到憨英仔從甘蔗園內嗚嗚啼啼走出，扁頭茂跑出來時我還叫他一聲。從那天後，扁頭茂每天不是摘芭樂給我們，就是送楊桃抓蟋蟀給我們，有時又亮出那把白閃閃的水果刀嚇我們。

猴子發啃完芭樂了，他可憐起黑肚森了。

「阿冬，黑肚森會被打死的，我們去——去說那是扁頭茂做的。」

「不！猴子，不要說，讓村長打死他，猴子！難道你忘記為了輸掉黑肚森十三元，我們兩個——」

為了輸去的十三元，我和猴子坐立寢食難安，為了十三元我和猴子再沒興致去鬥蟋蟀，去捉金龜子，一連幾天都在愁雲慘霧的日子裏。

「猴子，今天老師要我繳錢，我騙說放在家裏，老師說明天一定要繳，你看要怎麼辦？」

說到怎麼辦時我差點哭出來。

只見猴子一下吊白眼，一下伸手去摸摸他剛剛理過的金光頭。忽然，他呆鈍的目光一下子閃亮起來。

「阿冬，有了，有了，今晚我們去偷有應公廟賽錢箱的錢。」

「賽錢箱！我楞住了。」

「猴子，這怎麼可以，我不敢去，那樣有應公一定會責罰我們的。」

「阿冬，你沒聽說狗急要跳牆嗎？我們先向有應公借來還，長大賺了錢連本帶利還了就是，有應公是有同情心的，他看我們每天這樣哭喪着臉，一定是不忍心的。」

「可是那賽錢箱上了鎖，又只有一個小方孔，錢可以扔得進却拿不出來的。」

「你回去準備些馬車油，我就有辦法。」

那晚我拿著小瓶子裏面裝滿了馬車油，猴子手中拿著一根削過的細木枝，我們走在通往西山下有應公廟陰森森的路上，我們來到西山下。

野狗在西山上不停吠叫，木麻黃像傳說中的僵屍一樣，陰森森的散髮沙沙響，幾隻蝙蝠從有應公廟裏的柱梁上沙沙飛過來，撞著我的額頭，我驚叫得捏了一把冷汗。

猴子一直吆喝我不要出聲。月光悽白地透進有應公廟照著八仙桌上的一只玻璃箱，猴子發的細木枝尾端沾滿了黏黏的馬車油。

猴子將細木枝扔進那方形小孔。

一張、二張、三張……一角的、五角的、一元的紙幣一一被猴子釣上來。

突然一聲吆喝，抬頭一看，是看管墓仔埔的土公旺仔，我和猴子嚇得掉頭跑。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土公旺仔報告了娘，報告猴子的阿爸，又去報告學校。在家我和猴子都接受鞭打，在學校，猴子被老師打掉一顆門牙，我腫起了整個臉兒，我和猴子又被抓去升旗台出洋相。

就因為這件事，畢業典禮我領不到縣長獎，娘傷心哭了，最疼我的二叔公天天對我吹鬍瞪眼。

二叔公，我聽到二叔公站在人群中聲如大鐘一樣吼叫著：

「金火仔，你不能打人！你不能冤枉人！你要拿出證據來。」

站在門口埋喊叫的人群目光集注在二叔公身上。

冤枉人！冤枉人！二叔公說，阿公是被金火仔害死的。

二叔公說，那年在大目降支廳烤打後，他和阿公一齊上了脚鏈遊行示眾。金火仔向日警廳說阿公是帶頭反日本人的。阿公背負番仔油一桶，日警逼迫兩人將番仔油倒在自家屋頂，迫兩人放火燒了自己房屋。後來被抓到大港溪邊，東洋武士刀一砍，阿公刀下頭斷，鮮血從頭部像泉水噴出，阿公全身一陣痙攣，身軀微微向上一挺，被手執武士刀的日軍踢落溪水裏。

「老猴子，你不要叫，再叫我馬上把你抓起來，再關你十二年。」

金火仔對著二叔公大聲嚷叫。

十二年，二叔公說他逃過噩運，沒被日軍砍殺，卻被關了十二年。二叔公說他在監獄裏穿著紅衣褲，囚衣號碼是六七七。他在監獄裏表現好，每星期六被加菜，一塊豬肉，一條鹹鯉魚，鹹鯉魚是日本北海道的特產。每當二叔公說這事時就嘆著氣。

「鹹鯉魚是香的，被關的滋味是苦的。」

「金火仔，你害死我哥哥，你害我被關十二年，你害死阿冬的爸爸！現在你又作孽了，你不能這樣打人，你拿出證據來！拿出證據來！」

二叔公憤怒地吼叫著。

啊！不能，不能再讓金火仔再冤枉人，再打人。黑肚森已被打得皮開血流了，他不能被冤枉打死的！我跳下圍牆，拉著猴子。

「去！去！去向大家說，那不是黑肚森做的，那是扁頭茂做的。」

我看到扁頭茂在人群中翹首四處張望，他怒目對著我們，我的勇氣消失了，我的身上好像長滿了森森的汗毛，我又看到扁頭茂插在褲腰那把白閃閃的水菜刀，我和猴子四隻腳像觸電似的矗立著。

金火仔仍是抽打黑肚森。

二叔公繼續吼叫。

「金火仔！你拿出證據來，不要將白布染成黑布。」

圍觀的人群發出很多聲音。

「好啦！好啦！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扁頭茂，扁頭茂走近我們了，他敬開衣襟露出毛茸茸的胸脯，我又看到那把白閃閃的水菜刀。

啊！是蟾蜍，刀下頭斷，前腿攪動，後腿一挺，一陣痙攣，血從頭部噴出——

啊！是阿公，刀下頭斷，身軀微微一挺，一陣痙攣，鮮血從頭部像泉水噴出——

多殘忍呀！扁頭茂的水菜刀，多殘忍呀！東洋的武士刀。

是阿爸，是阿爸掉在我臉上的淚水，是阿爸抱我撫我的雙手，是阿爸一束黑髮。是娘唱不完的哀歌，流不盡

的眼淚！

住手呀！鞭打阿公、二叔公的笞刑鞭。

住手呀！金火仔你硬繃繃的藤條——

我不怕扁頭茂那把亮利的水菜刀，我衝向大廳門口，我大聲說了：

「我和猴子發作證，是我們親眼看到的，不是黑肚森做的，是扁頭茂做的，我和猴子發作證。」